

马克思“人的解放”与 新时期核心价值教育

○ 周书俊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人的解放”与 新时期核心价值教育

○周书俊○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人的解放”与新时期核心价值教育 / 周书俊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12
ISBN 978-7-201-17132-6

I. ①马… II. ①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研究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B0-0
②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70167 号

马克思“人的解放”与新时期核心价值教育

MAKESI RENDEJIEFANG YU XINSHIQI HEXINJIAZHI JIAOY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责任编辑 郑 玥
特约编辑 武建臣
装帧设计 明轩文化·李晶晶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25
插 页 2
字 数 320千字
版次印次 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前 言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目前,我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道德教育无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关于“人的解放”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共同的时代问题,马克思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同时也都看到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人的异化问题。直到今天,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到来,人的本质的遮蔽同样成为现时代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导致了环境和生态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人的道德滑坡和价值的缺失。因此,“人的解放”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严重滞后导致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难以深入到受教育者的内心。目前我国核心价值观教育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不仅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甚至会有葬送掉整个改革开放成果的可能。所以说,党的十八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摆在了“兴国之魂”“决定方向”的重要位置。

本书所说的教育是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和道德教育,即德育教育。学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

地、主战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必须首先正确认识和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一直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革命和获取政治解放的理论,从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没有把“人的解放”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在道德教育等方面,只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道德”的阶级性,而没有把道德教育当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根本,没有确立道德教育乃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以往的德育教育科学研究只是在“洞穴”墙壁的“影子”上进行探索,而没有在“影子”光线来源的“洞口”上下功夫,更没有爬出“洞口”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太阳”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进行研究。结果就是教育似乎越是有效,越是偏离了教育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教育如果不关注“人”,教育科学的研究也就无法取得任何成效。当代教育科学最根本的问题,同时也是时代的问题,仍然是“人本身”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问题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一方面,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并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进入现代文明时代。“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③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对象成为自我的本质。“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④“异化”成为时代普遍存在的问题。

其次,“人的解放”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人的解放”还远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③ 同上,第35页。

④ 同上,第34页。

没有实现。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人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恩格斯),科技(社会)进步的背后总是伴随着道德的堕落(马克思)。在近现代,不仅传统的压迫(经济、政治、民族、宗教)没有完全被消除,而且新的压迫(文化:传媒“公共暴力”,科技:监视精神)也不断涌现。人们落入“无家可归者”的悲惨境地,于是人们发出“我想有个家”的呼声。“家园感”的丧失是这个时代留给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人何以为人,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能否获得解放等问题,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们。

最后,人们对此恰恰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体系依然停留在马克思所实现其“人的解放”的手段和条件上,虽然并不缺少意识形态化,但无法满足现实社会的根本需要。其根本原因在于所关注的不是“人何以为人”即“人本身”的根本问题,而是把教育的重点着重放在了“传授知识”上,从而在“道德”和“价值”问题上死守着一种“非道德主义”(道德的阶级性),这样就背离了道德教育的一般规律,即道德教育如果不具有普遍性的准则就无法进行特殊的教育;如果先使受教育者成为不(非)道德的人,然后接受一种特定的道德的做法是永远无法实现教育目标的;如果不从内在心性上立定脚跟,即使这种教育可以征服人,但无法使人心悦诚服。这便是目前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目前的教育科学研究只是停留在所谓的“教育公平”“教育的地区差异”等非本质的层面上,而没有深入教育的本质问题上,即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道德思想进行培养,为谁培养的层面上。这不得不说是目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大缺失。如果不从源头上厘清马克思的“人的解放”问题,就无法认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目标。

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以“目的论”否认马克思的价值取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维尔纳·桑巴特)和“功利主义者”(艾伦·乔治·布兰克特)。事实上,马克思是要同资产阶级和“伪善”的道德彻底决裂,而不是同

道德本身相揖别。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所以说，“人的解放”问题才是马克思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根本要求。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必须围绕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和道德教育都应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真正落到实处，使道德教育扎根于学生和群众之中。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运动在“人本身”的基地上，并将“中、西、马”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彻底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局面，避免“假、大、空”和“口号式”“报告式”“娱乐化”的教育，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深入人心。

本书紧紧围绕“马克思‘人的解放’与新时期核心价值教育问题”这一时代课题，立足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实际，揭示马克思的“道德主义”及“价值”取向在“人的解放”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正确把握我国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规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的指导地位。

本书重点研究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马克思的时代问题及同时代思想家对“人的解放”问题的论述与解决的路径：卢梭(自然)、歌德(诗意)、黑格尔(绝对精神)、克尔凯郭尔(个体)、海德格尔(责任)、尼采(超人)，等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2)马克思的时代问题的当代表现。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时代问题与教育问题:①取得政权以后的道德教育问题;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与教育规律;④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与教育的真正目的。

笔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取得统治地位以后,道德维护社会的功能是正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围绕“人本身”来构建,应当充分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明确马克思的西方文化的背景。

本书立足近现代人的本质“分裂”与“复归”这一时代课题,回答如何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问题,特别是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在道德教育中的理论基点的变换。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人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教育的成功与否也是由“人的解放”程度即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受教育后的行为决定的。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教育科学的内在规律,在对时代问题和德育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与概括的基础上,揭示马克思“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从而更好地围绕“人的问题”进行德育教育,以此照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在现实教育实践中的贯彻执行。

本书对近现代思想家关于时代问题及“人的解放”问题进行考据,反对强作解释、“填充”论据;坚持从教育科学的规律出发研究目前德育教育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探求德育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入探求“人的解放”在德育教育中的奠基作用,展现人的本质的“分裂”与“复归”;通过对马克思、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克尔凯郭尔等哲学思想中“人的解放”理论的分析比较,明确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创立的逻辑发展及内在原因。

本书通过揭示中、西、马哲学关于德育教育普遍遵循的规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阶级性的内在根据,从而指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本质。道德的维护功能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及反思,促使人们在研究核心价值的教育中应当明确需重点解决的问题,并在人的内在心性上进一步确认新时期核心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对道德规范和道德的检验标准加以关注,重点突出德性的培育和践行。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	001
第一节	“人的解放”理论的发端	001
第二节	异化及其道德评价	008
第三节	异化自身的辩证发展	014
第二章	“人的解放”理论的初步探索	021
第一节	卢梭悖论与政治理想	021
第二节	黑格尔的“和基督”与绝对精神	049
第三节	克尔凯郭尔的理性偏转与个体主义	062
第四节	海德格尔的“此在”与责任意识	075
第五节	尼采:强力的虚无主义与自然的永恒复返	091
第三章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形成及历史意义	105
第一节	货币的对象化与对象性存在	107
第二节	私有财产是自我异化的总根源	112
第三节	劳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	117
第四节	资本以及资本的自我否定	123

第五节	“异化”及其最终表现	138
第六节	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性	168
第四章	道德“偏向”与历史决定论	180
第一节	历史决定论与“非道德主义”	181
第二节	马克思的道德基础	185
第三节	人的解放与“人本主义道德”	190
第五章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价值取向	197
第一节	人的解放与人的幸福	198
第二节	人的解放与宗教解放	201
第三节	人生的时间性价值	205
第六章	“人的解放”与核心价值理念	208
第一节	新时期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反思	209
第二节	核心价值的内在本质与外在规范	240
第三节	新时期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新理念	268
第七章	德性的培养与形成	331
第一节	修德扬善	332
第二节	德性与理性	339
第三节	道德标准与德行检验	346
第四节	道德实践与德行教化	358
主要参考文献	369

第一章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

马克思站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思想巨人的肩上，并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前人的成果，也不是完全抛弃前人的成果，而是辩证地吸收和创造性地发展了前人的成果。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有这一切都与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及价值诉求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节 “人的解放”理论的发端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从确立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时代，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时代，还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异化”成为这个社会的普遍问题和所有矛盾的症结之所在。整个社会到处都充满着“异化”，既有宗教异化，也有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人们的生存与生活都被“异化”充斥着，并对自己制造的东西顶礼膜拜。人们不仅遭受着宗教的精神统治，也遭受着经济的奴役和政治

的压迫。人成为非人,人的本性又迫使人努力使自我获得自由和独立,使自我无论在生存意义上,还是在精神意志上,都企图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然而现实总不如人愿,于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使人竟变得如此“异化”了,人如何成为“非人”,人又是如何被“抛”的,又怎样做才能回到“家中”,如何使人重新获得“解放”。也就是说,“人的解放”问题成了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事实上,关注人,关注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又为了什么?不仅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众多思想家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近现代思想家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课题,因此也是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然而就这个最基本的看似十分容易回答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人的本质不再属于人自身,而是它的对象(化),是它的对象性存在。人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不再关注这个人本身,而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人的对象性存在上。当一个人站在面前时,人们不再关注这个人,而是关注这个人以外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名牌的还是一般的;开什么样的车子,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有多高的文凭,是博士还是硕士;有多少金钱,是美金还是日元;有没有住房,是外环以外的还是在中环以内,如此等等。人的外在的对象性存在就是人的本质,而人自身(己)则无关紧要。对象化就其本来意义上说是人的本质属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本质——对象化却造成了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

面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同问题,马克思相对于其他思想家表现出了其独特的理论魅力。他不仅正确地回答了导致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源,也指出了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正确路径及所依靠的力量、最终实现的目标。而其他思想家要么脱离时代的现实,无法克服异化;要么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却找不到造成这一弊端的根源或者消除这些弊端的根本力量和正确路径。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对象化并不一定导致劳动的异化,也就是说,劳动的异化只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使劳动的对象化成为劳动的异化。因此,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劳动的对象化,而在于在何种生产关系中劳动的对象化成为劳动的异化。马克思揭示出劳动的异化、外化、外在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工人进行剥削与掠夺,而这种对工人的剥削与掠夺却被资产阶级学者描绘成为自由、平等与正义。因此,揭露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平等、正义的真正本质,正确理解和区分马克思劳动的对象化与劳动的异化,便成为马克思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隐藏了关于人的解放的最高诉求。马克思之所以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对象化看作是劳动的异化,其根本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切生产,一切劳动的对象化所导致的对象性存在是在工人之外,也就是是与工人相对立的。在形式上,这些由劳动创造的产品是劳动的结晶,理应属于劳动者自身所有;在本质上则是与劳动者自身相脱离,并成为劳动的对立面。因此,劳动的对象化实际就是劳动的异化,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商品越多,工人所获得的东西就越少,他越贫困,如此等等。马克思正是通过异化劳动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因此“异化概念成为他隐含的人本主义道德观的核心范畴”^①。而资产阶级学者往往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所要实现的人的解放才是人类真正的正义事业。

马克思所建构的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建立在政治解放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解放还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标。马克思说:“政治解放使社会成员从国家的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这确保了他们对政治权利的承认。然而,仅仅有政治解放并不能使市民社会的成员从市

^① [美]R.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民社会那种分离的、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私自利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实现以各种方式提出的‘人权’并不能充分地保证达到一个真正人的或者善的社会。于是,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也就是‘市民社会的解放’。但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将抽象的、道德的市民归结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①在这里,马克思认为,所谓由于政治解放而实现了的“人权”并不能使社会达到真正的“善”,只有将人从分离的、孤立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才能最终摆脱抽象的道德对人的束缚,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并以此区别于黑格尔的抽象精神。如果单纯以精神的或以政治形式上的解放,而没有消除人的经济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这种解放至多也只能是精神上的或政治形式上的解放。黑格尔虽然洞悉到异化对人的自我存在的压制,但是面对异化,黑格尔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不是通过现实的运动,而是通过“自我意识”来完成的,将现实中的异化消融在“绝对精神”之中。对黑格尔来说,“作为意识的精神其目的就是要使得它的这个现象和它的本质同一”。“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存在的过程中”它将“摆脱”它的异化或外化的形式,它“将要达到一个地点……在这地点上,现象即是本质”^②。在马克思看来,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不从实际中消除产生异化的根源,那么就不可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③

① [美]R.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②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译者导言: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我们说,对象化是人所特有的能动性的表现,人正是通过劳动使劳动对象发生“塑形”,形成了人化了的对象性存在,从根本上说它应当体现人的本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充分享受到劳动的乐趣。不仅如此,对象性存在还为人类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文化的基础,是文明社会进步的象征。“根据马克思所采用的黑格尔式术语,人类将自身的自然力量和能力对象化,创造出—个充满物质和文化客体的对象性世界。在这些物质和知识产品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创造出他们自身,创造出他们自身的历史的人的本质。尽管历史上的所有(正常)人都共有某种基本的或本质的人性,或毋宁说,一套自然力量和能力,但人们的个性和特性是依靠和通过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和文明中物质和文化对象体系的生产而得以创造的。”^①我们必须清楚,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作为单独的个人是根本没有力量形成对象化的,即便有这个力量也根本无法形成对象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对象化的过程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个人能动性的发挥绝不是由孤立的个人来创造的,它必须依靠人类所创造的对象性存在体系(全部文明的成果),否则,个体不仅不能实现对象化,就连个体自身也根本无法存在。

然而当劳动成果即对象性存在不再属于劳动者自身时,这种对象性存在就游离于劳动者之外,并且不再体现劳动者的本质。“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②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而劳动只不过是满足他“本质”以外的需要。或者说,他不把劳动看作他本身本质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劳动已经同他本身分裂开来。劳动本身不仅是肉

^① [美]R.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3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9、321、3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

体的强制,也有精神的强制,一旦这种强制停止,人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异化劳动使人成为一个单纯的“自然人”,成为一个无“人性的人”。它表明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能动”性,完全服从于外在的由劳动创造的对象性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某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①不仅如此,在这里,对象性的全部过程也不再具有道德的属性。因为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不再是活动本身的需要,而是由于自身的肉体的需要,是人为了苟且生存的需要,是一种满足于如同动物的需要一样的需要,也就是说这种活动本身违背了活动者的意愿,是被迫的、无奈的,因而也是非道德的。

在这里,人的自身的存在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由这个不情愿的劳动者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对象性存在的奴役,如果人一旦离开了这个对象性存在,人自身的存在便成了问题,也就是说,人的自身存在一刻也不能离开对象性存在,如果离开了这个外在于自身的对象性存在,人也就是“无”。因此,“马克思将‘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看作‘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②。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③也就是说,人一方面是自然界的产物,它无法离开自然界;另一方面,人又不完全是自然的,它同时还是“人的”,是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0-271页。

② [美]R.C.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3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